

国家大剧院为文化市场开了个好头,但愿这种“头羊效应”能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文化的灿烂阳光

国家大剧院理应为农民工演出

据报道,国家大剧院正式拉开试演出序幕,在首演场所——歌剧院,红色经典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登台亮相。大剧院建设者、来京务工者、搬迁居民成首批观众。

外来工和国家大剧院,农民工和芭蕾舞剧,两者之间的反差无疑是很大的,但这还是被国家大剧院成功对接了。这告诉我们,最优美的文化盛宴也要让农民工等弱势群体享受,笔者期望,这种“平民文化”、“穷人文化学”能够成为更多政府部门、文化团体的使命和责任。

遗憾的是,时下,虽然文化艺术发展了,更丰富多彩了,人才也辈出了,但某些文化现象却让人感到陌生。在市场化进的

程中,某些著名歌星、影星和文化团体过分看重经济效益,把普通老百姓丢在了另一边。当一张演出的门票要花掉普通劳动者半个月的工资时,对许多普通百姓来说,这样的演出实在是离自己太远了。如果文化艺术高高在上,艺术家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那么这样的文化艺术将最终失掉群众的情感支持。

据报道,国家大剧院设立了“廉价席位”,站票10—20元就可买到。这说明,投资巨大的国家大剧院在浮躁、投机的艺术文化市场中,没有随波逐流,既考虑到了普通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又满足了他们对艺术的向往。只有这种不拒绝平民百姓的剧院,

才能彰显出国家大剧院的文化魅力。

有人会说,国家大剧院是“公益性事业单位”,他们让利于民有国家财政支撑。的确如此,但是,在其他场所进行的文艺演出,如果能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重视社会效益,并将票价适当降低,比如设置“廉价席位”等,也能实现文化上的公益性。社会的各行各业,都不能淡忘了体恤弱势群体这种起码的社会责任和操守,不能被欲望遮住了双眼,而看不到普通百姓的渴望。

国家大剧院为文化市场开了个好头,但愿这种“头羊效应”能让更多群众享受到文化的灿烂阳光。 齐鲁晚报(雷振岳)

一场展览竟产出近百吨废木材

可惜!会展展板成一次性消费品,近半废木被焚毁污染环境

新闻晨报 一块长4米、高3米的巨型展板,在经历短短几天的“出样”之后,便结束了其“使用生命”。在上海,每次大型展览结束便有近百吨“废木”产生。日前,市废弃物管理处对本市的废木材回收使用状况调研发现,由于循环利用不到位,在现存的废木中,近半数废木材均被焚毁,造成了明显的资源浪费现象。

“别的不说,近期举行的一次国际家具展结束之后,我们共收到废木100多吨,其中绝大多数是展板。”昨天上午,上海市木材行业协会理事、一家废旧木材利用企业负责人颜小林告诉记者,对于展览来说,制作展板的成本并不算太高,而且不同主题的展览对展板需求不同,在这些原因的驱使下,许多木制的展板得不到循环利用,成了一次性消费品。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举办的中大规模展览,平均下来每次展览“出产”的废木材达50—100吨,大型展览一般要达到百吨左右,数量惊人。颜小林告诉记者,有一个月他们单从浦东国际展览中心的一个展馆就收到了400多吨废木头。

除了各种会展产生的装修废木,旧家具、木器加工下脚料以及树木枝桠都是制造废木的三大来源。如果按100万吨的量计算,装修废木可占40万吨左右;旧家具占20万吨;木器加工下脚料占30万吨;树木枝桠则占10万吨。焚毁如此多的废木,一定程度上也对环境造成压力。

“烟尘、二氧化碳,如果不完全燃烧,还有可能产生一氧化碳。”市环保局污染控制部门相关人士告诉记者。事实上,目前上海有专门的收集人员在各区收集废木材,随后经过多道程序后,可制成纤维板以及刨花板,进一步利用。 (葛志浩)



大圣也怕
作者 张叶

江苏删除妻子可调查丈夫私房钱规定

东方早报 昨天,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对《江苏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一审。审议期间,由江苏省政府提请审议版本中“在婚姻存续期间,妇女有权了解配偶财产状况和经营状况,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协助”的内容被删除。

“这一条款的争议性很大。”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有关负

责人向记者表示,有委员在审议期间提出,奖金、股票、基金等“隐性收入”并不是丈夫的专利,许多女性也是“理财高手”,在投资上不亚于男性,如只赋予妻子的权利,则对丈夫也颇失公平。为解决这一问题,删除的内容在审议期间被另一新增条款代替。草案规定,对不动产、船舶和机车等在登记产权时,如提出联合署名,则有关单位应予以支持和配合。 (张玉洁)

明星书法价目表曝光

赵本山位居榜首,排在最后的是名导张艺谋

者中的一位,据记者了解价码在张铁林之上者不乏其人。比如“小品王”赵本山,也是一位书法的狂热爱好者,平时有事没事都会摆开架势练两手,去年他举办了首场个人书法义拍,结果一幅“天道酬勤”以3.4

万元成交,平均一个字8500元,将张铁林远远甩在了身后。人们第一次惊讶,原来赵本山的字也这么值钱。

巧的是,就在张铁林卖字吆喝的时候,有人列出一份明星书法最高拍卖成交价排行

榜。在这份榜单中,赵本山以3.4万元名列第一,贾平凹以2.2万元占据次席,唐国强、倪萍、姜昆都榜上有名。排在最后的竟然是名导张艺谋,只有500元。记者查了一下,那次不幸的拍卖发生在2004年,彼时张艺谋写了“龙马精神”4个大字拿去卖,800元起拍,因无人应价而降价到500元,但是最后依然无人问津。 (郗亮)

2007年9月11日上午,原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北京金信思创有限公司负责人温梦杰,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执行死刑。作为“京城商业贿赂第一案”主角的温梦杰,是北京市重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以来,第一个被法院依法判处并执行死刑的官员,而此案也是北京市检察系统迄今为止直接立案侦查并经审判认定受贿犯罪数额最大的案件。

9月26日下午,负责侦查温梦杰案件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检察官王耕耘做客本报正义网,讲述了侦查这一案件时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举报信牵出千万元大案

2004年6月下旬,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将一封匿名举报信转交到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的杨局长手中。

这封匿名举报信很简单,仅仅写了“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科技处处长温梦杰用巨款购买房屋,明显超过他的收入”几行字。如果举报的线索属实,很可能是一个大案子。经过对举报线索进行价值评估,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领导很快把这个案子交给了王耕耘办案组。

接到任务后,办案组马上制定了

初查计划。根据安排,他们一方面暗中摸查温梦杰的有关情况,另一方面到房地产公司调查。初步摸查,证实农行北京市分行确有温梦杰这个人,是科技处处长。而从房地产公司的调查显示,温梦杰在2002年11月以其妻子的名字购买了北京建外SOHO社区上千平方米、价值3000万余元的三套预售商品铺面房,而购房款项来源不一,除了银行贷款、少量现金之外,还有大量支票

侦查员与温梦杰“聊起了家常”。就在温梦杰轻松回答时,侦查员突然问道:“你搞计算机的,脑子这么好,连自己购买过什么固定资产都记不清,不至于吧!”

揭秘京城商业贿赂第一案

付款及境外汇款。一个国有银行的处长要来得多少钱,而且买房为什么要用他妻子的名字?

带着疑问,侦查员针对一笔以“吴某”名字还贷100余万元的款项,到银行查证。从银行的监控录像中,侦查员看到一个戴着眼镜、手拿装满现金的手提包的中年男人,他就是温梦杰!“吴某”是谁?温梦杰还贷款为什么要用别人的名字?

听取办案组关于温梦杰种种异常情况的汇报后,反贪局领导决定密切注意温的行踪。

反常的温梦杰被刑拘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查,侦查员们发现温梦杰的行踪很反常。“基本不按正点上下班,活动完全没有规律。有时开着车,突然就停下了,好像是等人,又像是看周围有没有人跟着他。”王耕耘说。

几天后,还发生了一件让检察官们担心不已的事情:温梦杰突然消失了三天。办案组之所以担心,是

查之前,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领导也曾收到内容相同的举报信,也找温梦杰谈过话,但由于其矢口否认,银行也没有什么证据,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虽然没被查出来什么,但这件事情给温梦杰提了个醒,他此后办事更小心,总是想法保护自己。

2004年7月11日,温梦杰因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刑事拘留。

为查证走访百家单位

温梦杰被带到检察院后,侦查员与他进行了面对面的第一次交锋。

王耕耘说:“当我们问温梦杰是否承认自己有犯罪行为时,他拒不回答问题。”对温梦杰的第一次讯问就这样陷入僵局,侦查员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于是,侦查员决定改变讯问方式。接下来,侦查员与温梦杰“聊起了家常”,温提及了他家资产等情况,唯独不提建外SOHO的房子。就在温梦杰轻松回答时,侦查员

突然问道:“你搞计算机的,脑子这么好,连自己购买过什么固定资产都记不清,不至于吧!”

听到这句话,温梦杰一下就抬起了头。王耕耘说,当时温梦杰呼吸很急促,将还有10分钟一句话没说出来,后来才抬起头,表示听说过妻子在建外SOHO买了房。过了一会儿,他又改口说,这是他跟妻子一块去房地产公司办的购房手续,但房款大部分都是他妻子出的,他只出了少部分,还有一些朋友的投资,再往下就封口了。

“这个时候,虽然案件还没有突破,但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也更确定了对他的判断。”王耕耘还介绍了一个情况,检察机关是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温梦杰进行立案侦查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只是一个表象,这就要求侦查员不能依赖口供,而必须对温梦杰购买建外SOHO房子的经济来源进行彻查,找到犯罪的直接证据。

查证工作远比当初的预想困难得多。在用去上百张介绍信和查询手续、找了近百家单位和知情人之后,温梦杰受贿贪污的犯罪事实、证据逐一被查出;而温梦杰也陆续交代了自己收取业务单位回扣、截留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货款的犯罪经过。 检察日报(袁正兵)